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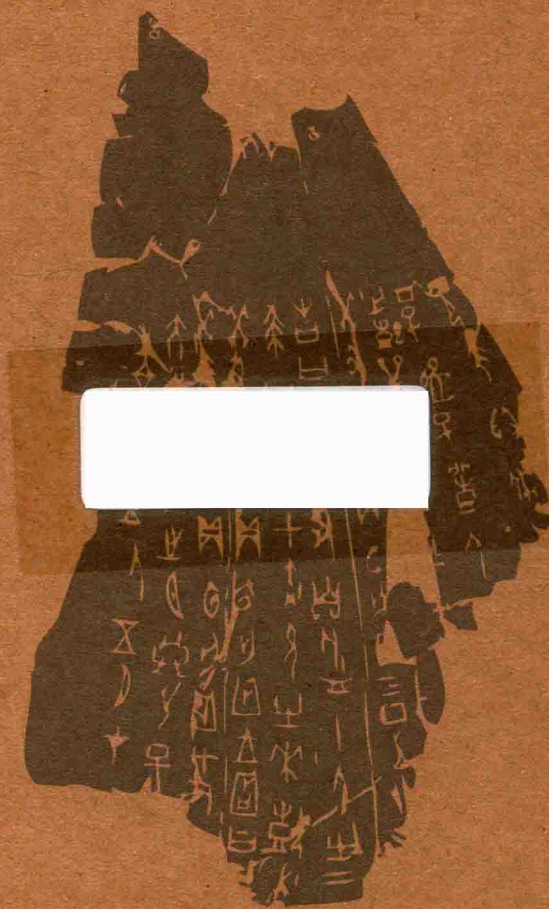
主 編 蔣冀聘

常務副主編 唐賢清

古代漢語

GU DA I H A N Y U

上



湖南大學出版社

教育部漢語言文字學教學內容與教材改革研究課題成果
湖南省漢語言文字學重點學科資助

古代漢語

上

主 編：蔣冀騁

常務副主編：唐賢清

副主編：蔡夢麒 唐生周

編委會成員：蔡夢麒 褚俊海 鄧慧愛 鄧統湘 封傳兵

馮利華 貢貴訓 胡世文 蔣冀騁 蔣志遠

李振中 劉華江 劉青松 劉文正 羅主賓

錢毅 沈紅宇 唐生周 唐賢清 夏先忠

徐朝紅 尹戴忠 張振羽 鄭賢章 周媛



内 容 简 介

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为通论,分文字、词汇、训诂、音韵、语法(词法)、语法(句法)六章,系统介绍有关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结合适当的练习以及进一步阅读文献,以提高学生掌握和运用古汉语知识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人文精神。下册为文选,分先秦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三个部分,收录各个时期的经典语言文献106篇,以文言文作品为主,也收录了适量的中近古汉语文献。文选内容包括儒家经典、佛经文献、道家典籍以及文学作品等等。该书广泛吸纳了近年来古汉语教学研究成果,注重对同源词、古代俗字以及近古口语文献资料的研究与探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汉语(上、下)/蒋冀骋主编.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667-0935-6

I. ①古… II. ①蒋… III. ①古汉语—教材

IV. ①H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0564 号

古代汉语(上、下)

Gudai Hanyu(shang, xia)

主 编:蒋冀骋

责任编辑:肖立生

出版发行:湖南大学出版社

责任印制:陈 燕

社 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410082

电 话:0731-88822559(发行部),88821594(编辑室),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0731-88649312(发行部),88822264(总编室)

电子邮箱:pressxls@hnu. cn

网 址: [http://www. hnupress. com](http://www.hnupress.com)

印 装: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710×1000 16开

印张:52.75

字数:864千

版次:2015年8月第1版

印次: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67-0935-6/H·188

定价:99.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目 錄

緒論.....	(1)
---------	-------

第一章 文字

第一節 漢字概說	(9)
第二節 漢字形體的演變	(17)
第三節 漢字的結構	(30)
第四節 古書中的用字	(43)
第五節 俗字	(53)

第二章 詞彙

第一節 詞彙概說	(74)
第二節 單音詞與複音詞	(88)
第三節 詞義	(102)
第四節 同源詞	(136)
第五節 同義詞與反義詞	(152)

第三章 訓詁

第一節 訓詁的涵義	(171)
第二節 訓詁的材料和內容	(173)
第三節 訓詁的術語	(183)
第四節 訓詁的方式	(192)
第五節 古注的讀法	(211)
第六節 校勘	(220)

第四章 音韻

第一節 音韻學概說	(229)
第二節 聲母、韻母和聲調的分析	(235)

第三節 中古語音系統	(238)
第四節 上古語音系統	(251)
第五節 近代語音系統	(261)
第六節 近體詩的格律	(264)

第五章 語法（詞法）

第一節 分類標準和詞類	(298)
第二節 實詞活用	(302)
第三節 量詞	(318)
第四節 副詞	(325)
第五節 代詞	(339)
第六節 介詞、連詞	(350)
第七節 語氣詞	(362)
第八節 詞頭、詞尾	(373)

第六章 語法（句法）

第一節 詞序	(377)
第二節 古代漢語的判斷句	(388)
第三節 古代漢語的被動表示法	(396)
第四節 處置式	(403)
第五節 動結式述補結構	(409)

緒 論

一 什麼是古代漢語

一般認為，古代漢語是指“五四”以前歷代漢民族所使用的語言。這種說法其實是不準確的。

首先，漢族之名源於漢朝。元胡三省注《資治通鑒》漢武帝太始四年說：“漢時，匈奴人謂中國人爲秦人，至唐及國朝則謂中國爲漢，如漢人、漢兒之類，皆習故而言。”可見，漢民族的“漢”是漢朝之後纔有的稱名，“漢語”的稱名當然也應是漢朝之後的。故古代漢語不應祇從漢朝算起，應包括漢朝以前的華夏民族所使用的語言。

其次，關於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分界也值得討論。學界大多把“五四”作爲界限，“五四”以後的是現代漢語，鴉片戰爭至“五四”是過渡階段，或稱爲早期現代漢語，鴉片戰爭以前則爲古代漢語。這基本上與中國歷史的古代、現代分期相一致。但語言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並不全決定於社會政治，儘管社會政治對語言發展有很大的影響。所以，漢語史分期不能簡單以社會政治歷史分期作爲標準，而應以漢語史各時期的語言特徵作爲分期標準。根據漢語史不同階段的實際特徵——語法特徵、詞彙特徵、語音特徵，我們將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分界定在明末清初。如《紅樓夢》是典型的現代漢語作品，它的語法系統跟現代漢語的語法系統幾乎沒有什麼區別，如果以“五四”爲界，《紅樓夢》就不屬現代漢語階段的作品。《紅樓夢》產生於清代中期，我們將現代漢語的上限定在明末清初就是基於這一考慮。當然，古代漢語內部還可以分期，它可分爲上古漢語、中古漢語、近古漢語。具體分期爲：東漢以前，爲上古漢語；東漢至隋末唐初，爲中古漢語；晚唐五代至明末清初，爲近古漢語。

所以古代漢語是指華夏民族在明末清初以前共同使用的一種語言。

二 古代漢語的性質

任何一門學科，都會在人類的知識體系中佔據一定的位置。我們學習古代漢語，當然要弄明白古代漢語在我們的知識體系中所處的位置。這樣纔能有的放矢地去完善我們的知識體系。人類的知識可分為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兩大體系，古代漢語當然屬於人文社會科學。但應歸屬在人文社會科學的哪個部分呢？根據學界的傳統和現狀，古代漢語應該歸屬於語文學（philology）。語文學在中國古代稱為“小學”，主要指的是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校勘學等。現在通常把“語文學”包括在“語言學”（linguistics）之內，或者將“語文學”與“語言學”等同。一些廣義的語文學還包括文學研究。如此，則古代漢語應屬於人文科學的語言類。

從小學的具體內容來看，古代漢語課程應具有如下性質：

（1）人文性

人文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語言是人存在的表徵和形式，沒有語言就沒有人，就没有人的世界。語言是人存在的方式，也是人做事的方式，人通過語言表達，通過語言理解，通過語言行動，通過語言思想。古代漢語是古代華夏族的存在表徵，是華夏族古人做事方式的表現，學習古代漢語，就是理解古人的存在，理解古人的做事方式。二，語言是一種文化，也是文化的載體。語言的形成，語言的發展，本身就是一種文化。語言是文化的內核，它決定文化的特徵，決定文化的走向。同時語言還是文化表達和傳播的工具，滲透於文化的各個層面。古代漢語中蘊藏著中國古人的心路歷程，社會文化歷史的變遷在語言中會有相應的反映。不同時地的人們的不同文化、歷史、風俗習慣和風土人情等，都會在語言中得以表現。學習古代漢語，就是學習古代文化。

（2）工具性

古代漢語屬於語言範疇，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和思維工具。古代漢語是中國古代華夏民族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信息的發佈、獲取、解讀，需要語言，人際間的交往，需要語言。而思考問題，也需要語言，思維的發展及其發展所能達到的程度，更與語言息息相關。我們要想真正瞭

解古人的思想，探究其文化，進而繼承其文明，就必須學習古代漢語，掌握好古代漢語這個工具。

(3) 文獻性

人類的語言是怎麼形成的？是如何發展變化來的？將來又會如何發展變化？這些都是人類長期思考但又是懸而未決的問題。語言學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少不了要研究人類曾經使用過的語言。研究語言要有語言材料。語言材料可以是“有聲”口語的，也可以是“無聲”文獻的，可以是正在使用的“活”語言，也可以是已經不用的“死”語言。由於古人離我們遙遠，沒有給我們留下任何“有聲”語言材料，所以研究古人的語言祇能借助記錄下來的文獻材料。古代漢語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有較為完整文獻紀錄的語言，她的文獻特徵非常明顯，可以說，沒有文獻就無法學習古代漢語。

三 古代漢語的學習內容

從語體的角度來說，語言有口語和書面語之分。我們今天所接觸到的古代漢語，大多是古代漢語的書面語。古代漢語書面語有兩個系統：一是以先秦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上古漢語書面語，如《詩》《書》《春秋》《老子》《論語》等所使用的，以及後代用這種書面語創作的作品所反映的語言，即文言，如唐宋散文等；一是六朝以來以北方話口語為基礎形成的書面語系統，即古白話，如《世說新語》、唐代變文、禪宗語錄，直到元明清的白話小說。文言和古白話都是古代漢語。古白話是隨著口語的歷史更替而相應變化的。它雖然同現代漢語的差別較小，但並不是說能夠讀懂文言，就一定能讀懂古白話。而且，不管是文言還是白話，都不可能是純粹的一時一地的語言，都包含有不同時代不同地點的語言材料，對它們的語音、詞彙、語法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是探究漢語歷時變化的重要途徑。古白話是漢語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對古白話進行研究，就無法揭示漢語由上古、中古到現代的全部演變過程，就無法揭示漢語發展變化的規律。因此，古代漢語的學習內容不能祇限於文言，還應包括古白話。但本課程學習的重點是文言，因為畢竟：(1) 文言的時代離我們更久遠，跟現代漢語的差異比古白話大，作品閱讀難度也

更大。(2)文言是現代漢語更早的源頭，影響極為深遠。特別是先秦典範作品的語言，學習它，可以收到溯源探流、舉一反三的效果。(3)我國古代文獻資料通常都是用文言寫成的，不懂文言就無法閱讀。

就文獻語言研究的內部構成來說，古漢語有文字、音韻、詞彙、訓詁、語法諸方面，文字解決記錄問題，音韻解決讀音問題，詞彙解決概念的表述問題，語法解決結構問題。皆為專門之學，是古漢語學習的主要內容。

四 為什麼要學習古代漢語

語言文字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發明創造。有了語言，人纔成其為人，纔能超越其他動物成為萬物之靈；有了文字，祖先的文化纔能綿延不絕，相傳到今。語言是人類思維與推理的工具，是人類交際的手段，是人類進步發展的助推器。若能解開語言之謎，很多關於人類研究的問題就可迎刃而解。列維·斯特勞斯將語言學與人文科學的關係比作數學跟自然科學的關係。在美國等歐美國家，語言學早已跟法學、醫學、經濟學等並立為熱門顯學。但在國內，它卻一直是冷門中的冷門，直到近些年來，語言學日新月異的發展，纔使人們認識到語言學這門古老又年輕的學科所具有的無量前途。

中國的語文研究有著悠久而輝煌的歷史，是漢學研究中最受人重視的一個方面。屬於語文學範疇的古代漢語，既可以從語言學的角度加以研究，也可以把它作為基本的語言工具，為學習研究古代的人文社會科學服務。具體地說，學習古代漢語對我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幫助。

(1) 學習古代漢語可以增加我們對自己所說的“話”的理性認識

漢語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一種語言，世界上大約有 1/5 的人用漢語作為母語。但漢語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發展到現在這個樣子的？漢語內部各個方言之間的異同和漢語同各兄弟民族語言之間的異同關係又如何解釋？這不單是語言學家也是歷史學家以及人類學家關心的話題。不瞭解古代漢語就無法解決上述問題。語言像人類自身一樣也在不斷發展變化，但由於其變化速度緩慢而常常為人們所忽略。一個人年青時期跟他的祖輩說話，或者到了年老時同自己的孫輩說話都沒有困難，可是如果把時間範

圍擴大開來，比如，二百、三百甚至上千年，結果就不一樣了。如同人類進化，我們幾乎不能觀察到即時的具體變化，但如果我們拿原始人和現代人相比，各方面的差異還是很大的。語言的變化如此，漢語亦不例外。古代漢語裏有大量與現代漢語迥異的語言現象，語音、詞彙、語法等都存在巨大的差異。通過學習古代漢語，對照現代漢語，找出它們的差異，加深對漢語發展變化的認識，可以對漢語的來龍去脈有個初步的瞭解，從而對自己的母語有更深刻、完整的認識。

（2）提高我們理解和運用現代漢語的能力

人人都具有說話能力，但未必人人都能“言達其意”。依據美國著名語言學家喬姆斯基 (Noam Chomsky) 的觀點，前者叫語言能力 (linguistic competence)，是人生而有之的，是人類的普遍 (universal) 特徵，後者叫語言運用 (linguistic performance)，是語言能力的具體運用，因人而異。要“言達其意”，就需要我們有意識地去努力提高自己的語言運用能力。

要想提高自己的語言運用能力，首先要對自己所說的話有足夠的認識，然後纔能提高自己的語感敏銳性，從而有意識地去提高表達能力。我們說的話叫現代漢語，它是從古代漢語繼承發展而來的，裏面不可避免地包含著古代漢語的成分。因為語言的發展總是在原有的基礎上產生新的語言成分，新產生的語言成分和原有的語言成分存在著明顯的繼承關係。如新詞隨著新事物的出現而不斷出現，但它總是在原有的構詞成分和固有結構方式的基礎上產生的，比如“司機”“電話”“超女”等。多義詞中新義的產生，也都是聯繫著舊義的，如“元”本指“人首”，引申為其他事物之首。如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叫元首，一軍之首，即統帥全軍的主帥稱元帥，在政界資格老的叫元老，考進士取得第一名的人叫狀元。壞人頭子叫元兇。“元”用在時間上引申為“第一”，每年的第一個月叫元月，每年的第一天叫元旦。帝王或諸侯即位的第一年或改換年號的第一年叫元年。如：隱公元年。

也就是說，現代漢語並不是一個完全同質的 (homogenous) 語言系統，尤其是書面語。它與自己的過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祇有通過學習古代漢

語，我們纔能對現代漢語有比較透徹的理解，從而運用得更加準確、自如。現代漢語中的許多成語典故都有它的歷史淵源和時代背景，沒有古代漢語的知識就不能準確理解運用它。我們熟悉的國學大師如王國維、胡適、魯迅、林語堂、錢鍾書、馮友蘭等，他們的作品文采斐然，皆得益於深厚的古代漢語修養。

（3）提陞自身的人文素養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注意到人文素質的重要性。但人文素養不像科學技術，祇是一種“知識”，甚至可以拿錢去買來為我所用，各民族的人文素養是自身長期積累的結果，具有不可讓渡性（non-transferability）。燦爛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國古代文化，是一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人文精神寶庫。我們要想真正理解、繼承並發揚光大它，就必須研讀古籍，研讀古籍就必須具備閱讀古籍的能力，就必須掌握好古代漢語這個工具。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認真學好古代漢語。通過認真學習古代漢語，我們可以更逼真地學習古人發現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方式，進而更真切地體味古人的心路歷程；通過認真學習古代漢語，我們可以學習古人創造的燦爛文化，瞭解古人，理解古人，借鑒古人，進而可以把我們變成真正具有中國傳統文化修養的中國人，真正提陞我們的人文素養。

古代漢語是一門基礎課，它是人文社科類研究的必修課程，一定的古漢語修養是一個當代文科大學生所應具備的，中文本科學生更應有所“加勉”。

五 怎樣學習古代漢語

古代漢語雖不是一門外語，但要學好也並非易事，非下一番苦功夫不可。具體說來，要注意以下幾點：

（1）理論聯繫實際，感性知識和理性認識相結合

我們強調感性知識和理性認識相結合，就是強調古漢語作品的學習和古漢語通論的學習並重，二者不可偏廢。古漢語作品的學習，除了反復誦讀外，還必須做到逐句、逐詞、逐字地研讀，切忌粗枝大葉，不求甚解。對於語法、詞彙、音韻和文字等通論方面基礎知識的學習，要善於思考探索規律性的東西，不能去死記硬背，要學會理論聯繫實際，善於分析歸納，做到觸類旁

通。注意語言的系統性，用系統的觀點來把握詞義、語法、語音，既便於記憶，也容易理解，更有利於昇華。

(2) 注意古今漢語的對比

通過古今對比，揭示出古今語言之間的差異，從中看出古今語言在詞彙形式、詞義內容、句法結構等方面的繼承和變異，進而更準確地理解現代漢語和古代漢語。

舉個詞義內容的例子。如“信”字，在現代漢語中，書信的“信”和信心、信譽、信任、相信、信物等的“信”看起來似乎毫無關係，如果有古代漢語的知識，知道“信”曾經有“信使”的意思，從而把它們聯繫起來了。在漢朝以前，寫書信不叫“寫信”，叫“作書”或“修書”。我們現在所說的“信”當時叫“書”，送信的人纔叫“信”。《世說新語·雅量》：“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意思是說謝安正與人下圍碁時，他的侄子謝玄派人從淮上帶來了信，謝安看信後默默無言。這句話裏面同時用了“書”和“信”，“信至”的“信”是指信使，“看書”的“書”纔是書信的“信”。再如《史記·韓世家》“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中“信臣”是指使者、傳送公文的人；《古詩箋·古詩為焦仲卿妻作》：“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聞人倓箋：“陳曰：斷來信，謂謝絕媒人。”《資治通鑒》晉安帝元興三年：“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譟噪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聯繫“信”的本義“誠”，我們瞭解了古代漢語中把從事傳送消息這種差事的人叫“信”後，就不難理解它們之間的聯繫了。

總之，語言是在繼承中發展變化，現代漢語特別是書面語和南方漢語方言中保留了很多文言用法，祇要我們多注意他們之間的異同，找出他們之間的聯繫，在提高現代漢語能力的同時，對古代漢語的認識能力也會提高。

(3) 常翻工具書

語言學習無捷徑，在於平時點滴的積累。切忌眼高手低想當然，似懂非懂以為懂。工具書為我們準備了各種各樣的知識，可供我們隨時查檢參閱。翻得多了，自然會有感覺。因此我們要學會使用工具書，熟悉常用工具書的

體例和使用方法，在遇到困惑疑難時及時參閱。要學好古漢語，必須養成勤翻勤查工具書的好習慣，進而提高自己解決疑難問題的能力，開拓知識視野，培養進一步閱讀的興趣。

(4) 培養古漢語的語感

語感是對語言的感性認識，是長期閱讀、使用而形成的語言直覺能力，是對語言表達的正確性、適當性的感悟能力，學習任何語言都要培養語感，祇有獲得了某語言的語感，纔算真正掌握了某語言。要培養和獲得古漢語的語感，必須記誦 100~500 篇左右的經典古文，熟記 500 個以上的古漢語常用詞。沒有這些語料儲備，不可能獲得語感。

第一章 文字

第一節 漢字概說

文字，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人類最重要的輔助性交際工具，人類社會的真正歷史，可以說是文字產生後纔開始的。正是由於文字的發明，人類纔結束了漫長的野蠻、混沌狀態，開始踏上文明之路。漢字是記錄漢語的書寫符號系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是漢民族自行創造出來的，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我們所使用的漢字，如果從甲骨文算起，已有 3500 年的歷史了。

一 有關漢字起源的傳說

古文字學家普遍認為，作為最古老的用於記載歷史的文字，甲骨文已經是一種相當成熟的文字了，但它不可能是漢字的源，而是漢字的流。那麼，作為一種自源文字，漢字是如何起源的呢？歷史上對此曾經有過種種傳說，其中影響較大的主要有結繩說、八卦說和倉頡造字說。

（一）結繩說

結繩記事可以說是許多民族在文字產生前都經歷過的一個階段，中國乃至世界有的民族至今仍然採用結繩法來幫助記事，特別是記數。我國的古文獻中也有一些關於結繩記事的記載。《周易·繫辭下》中有這樣的記載：“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書契”即文字。《老子·八十章》中有“使人復結繩而用之”之語。《莊子·胠篋》也說：“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偽孔安國《尚書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東漢

許慎《說文解字敘》(以下簡稱《說文敘》)也提到“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

那麼我們的先民們究竟是如何“結繩而治”的呢？古代文獻中對此祇有零星的記載。鄭玄注《周易》：“爲約，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援引《九家易》的注：“古者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衆寡，各執以相考，亦足以相治。”這些記載都過於籠統簡約，不過我們可以推斷結繩主要是用於計數的，一些少數民族對結繩的運用可以證明這一點。過去，雲南的獨龍族人如果遠行，就在繩子上打結來記錄日期。哈尼族人在買賣土地時，按地價的數目在同樣長的兩根麻繩上打上同樣多的結，然後雙方各執一根爲憑證。人類學家研究表明，美洲印第安人、非洲阿拉特人、墨西哥祖尼人都曾使用過“結繩而治”的方法。

有人認爲，漢字是從結繩發展起來的。這種說法其實是不夠科學的。結繩記事，雖然可以用來表達某種信息，但它們祇能用來幫助記憶，而不能用來直接記錄複雜的語言，所以結繩不是文字。道理很淺顯，簡單而有限的繩結是無法產生數量衆多而形體各異的漢字的。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既然我們的先民們在漢字產生之前曾經長期使用結繩的方法來記事，那麼後來他們造字時借鑒結繩的方法是完全可能的。甲骨文金文裏，我們發現了一些符號：

丨 (甲 870) 丨 (秦公簋) U (粹 402) U (孟鼎) W (甲 954) W (矢簋)

學者們認爲這三組符號依次是“丨”(十)、“廿”(二十)、“卅”(三十)三字。符號中，豎綫中間的圓點像繩結，所以說部分表示數字的文字可能取象於上古的結繩。

(二) 八卦說

八卦是古人用以占卜吉凶的八種基本圖形，由符號“一”和“--”組成，見於《周易》。八卦的卦形、卦名和所代表的基本物象分別是：

卦形：	☰	☷	☵	☲	☱	☴	☳
卦名：	乾	坤	坎	離	兌	艮	巽
物象：	天	地	水	火	澤	山	風

傳說八卦爲伏羲(伏或作庖、包，犧或作義)氏所作。《周易·繫辭下》：“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有的文獻把八卦與漢字的起源聯繫在一起，如《易緯·乾鑿度》把八卦的卦形分別說成

是天、地、水、火、澤、山、風、雷這八個漢字的古文。晉代潘岳《爲賈謐作贈陸機詩》：“結繩闡化，八象（即八卦）成文。”宋代則普遍把八卦與漢字的起源聯繫在一起。例如鄭樵在《通志·六書略·論便從》中說：“文字便從不便衡，坎、離、坤，衡卦也，以之爲字則必從。故‘☵’必從而後成‘水’，‘☲’必從而後成‘火’，‘☷’必從而後成‘𠂔’。”這是把坎、離、坤三卦的卦形說成是水、火、𠂔三字的原型。清代段玉裁在注釋《說文敘》時說：“庖犧作八卦，雖即文字之肇端，但八卦尚非文字也。”儘管不承認是文字，但認爲是文字的起源。劉師培也持同樣的觀點，他在《小學發微》中說：“大約《易經》六十四卦，爲文字之祖矣。”

其實，八卦是原始社會中從事占卜活動的巫覡根據算籌製作的一種代表卦爻的符號，用來象徵各種事物。它的基本符號祇有兩個，即“—”和“--”，而“--”又是“—”的斷截，“—”代表陽，“--”代表陰，巫覡們用這兩個符號的變化來表示各種事物和現象。如果一定要追尋這兩個符號的意義的話，很有可能與數字“一”“二”有關，是從數字“一”“二”變化而來的。“一”是陽數，代表陽，“二”是陰數，代表陰。故借來作爲陰爻陽爻的代表。如果要說漢字與八卦的關係，也祇能說八卦符號源自漢字，而不是相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八卦的卦爻符號是單純而有限的，它不可能演化出數量衆多而形體各異的漢字。《易緯·乾鑿度》及鄭樵《通志·六書略·論便從》把少數幾個漢字的字形與八卦的卦形相比附，這些漢字之形與八卦卦形是否相似暫且不論，僅就八卦與漢字產生的時代之先後而論，也可知其說之荒謬。古代的學者們將文字的起源與八卦聯繫起來，與他們將八卦神秘化有關。在他們的心目中，八卦是神秘的，是可以解釋萬事萬物的，所謂“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將漢字與八卦聯繫起來，既解釋了漢字的來源，又增加了漢字的神秘性。漢字的神秘，帶來了識字人的神秘，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識字人的地位。

（三）倉頡造字說

那麼，漢字又是誰創造的呢？自戰國兩漢以來，普遍流傳著倉頡（又作蒼頡）造字的傳說，當時的文字啟蒙書就叫做《倉頡篇》，可見倉頡造字說的影響之大。例如《呂氏春秋·君守》說：“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韓非子·五蠹》說：“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囗，背囗謂之公。”李斯《倉頡篇》：“倉頡作書，以教後誨。”許慎《說文敘》：“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

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迹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淮南子·本經訓》：“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不少人相信倉頡是黃帝的史官，甚至認為他就是古代的帝王。

現代學者對這種說法多持批判態度，認為像漢字這樣如此龐大的文字體系，絕對不是某一個人所能創造的。它應該是廣大群眾在長期的生產與生活中，逐漸地發明、積累並共同使用纔得以正式形成的，是先民們集體智慧的結晶。正如章太炎所說：“一二三諸文，橫之縱之，本無定也。馬牛魚鳥諸形，勢則臥起飛伏，皆可象也；體則鱗羽毛鬣，皆可增減也。字各異形，則不足以合契。倉頡者，蓋始整齊劃一，下筆不容增損。由是率而著形之符號，始為約定俗成之書契。”（《檢論·論造字原起》）郭沫若說：“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語言一樣，是勞動人民在勞動生活中，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多頭嘗試到約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選練、發展出來的。它絕不是一人一時的產物，它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有著長遠的歷程。”（《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當然，歷史上個別人的有意識整理、推廣，對漢字體系的形成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荀子·解蔽篇》：“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這種看法是比較符合漢字產生和發展的客觀實際的。

二 漢字產生的途徑

傳說畢竟是傳說，不一定代表實際。如果說漢字的創造在取象方面曾借鑒了“結繩”方法，與文字創造沾得上邊的話，那麼“八卦說”則與漢字的產生沒有任何關係，完全是古人將“八卦”神秘化的結果。至於倉頡，如果真有其人的話，則可認為是漢字的整理者，但絕對不是漢字的創造者。漢字絕非一人所能創造，也絕非一時一地的產物。從考古發現的原始漢字資料來看，參以世界古文字的產生歷史，漢字產生的途徑主要有兩個：圖畫和契刻。正如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一文中所說：“中國文字的起源應當歸納為指事與象形兩個系統。”指事系統，又叫刻畫系統，契刻當是其主要淵源。象形系統即圖畫系統。

（一）源於圖畫

很早以前，古人就有了“書畫同源”的觀念。例如《說文》：“書，如也。”段玉裁注：“謂如其事物之狀也。”鄭樵《通志·六書略》說：“書與畫同出……六書